

探索

# AI时代下，“大国重器”专场就业洽谈会有哪些新变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洁 实习生 刘焯

3月13日，在清华大学毕业生春季大型就业洽谈会“大国重器”专场，一家企业的招聘岗位上写着：“AI技术专家”岗位，面向博士研究生开放。该岗位需要应聘者具备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架构等领域的科研经历，并要求具备AI大模型相关工作经验。

“这是今年新增的岗位，第一次面向毕业生招聘。”一家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公司的刘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公司进一步发展云计算主营业务的战略调整，需要招聘AI类创新人才。“AI技术专家”主要参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选型及算法模型设计、开发与测试。相关产品涉及智能对话、问答系统和知识检索等功能，将应用于政务等领域及公司内外产品。

“交谈中，我们会侧重询问学生在实习或者科研经历中，是否有大模型的开发或者商用落地的经验。”在招聘现场，他已经对接了多位前来咨询的清华大学毕业生。

作为清华大学历年来参加单位最多的毕业生大型就业洽谈会，2025届毕业生春季大型就业洽谈会共吸纳了30个省份72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累计提供上万个招聘职位，行业涵盖信息技术、制造业、能源业、国防科技工业等重点领域。“大国重器”专场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大型就业洽谈会的重要场次之一，已经连续多年举办。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有多家企业明确设立了AI类岗位，并将其岗位置于最显眼的位置。如一家企业的大模型应用岗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开放。也有公司在展牌上列出了公司目前在AI大模型方面的战略布局，并提供了公司开发的多个领域大模型产品的说明。

一家从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企业的现场招聘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公司设置了大量的AI类岗位，相比往年招聘人数增多了，岗位职责划分更细了。在其公司的宣传手册上，AI类岗位包括了AIGC媒体生成算法高级工程师、NLP大模型高级工程师、机器学习高级工程师等9个岗位。

“目前行业对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的需求量较大。”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来应聘AI类岗位的清华毕业生人数较多。在他看来，一则是因为AI类岗位的发展前景好，二则是因为岗位薪酬待遇也相对较高。

现场，一位清华毕业生前来咨询该公司对AI类岗位的技术要求，并询问工作地点、薪酬待遇等相关细节。

在AI类岗位的招聘流程中，该工作人员提到，公司对应聘者专业没有明确限制，关键看应聘者项目经历跟岗位的匹配度。后续，公司会根据AI类不同岗位的人才需求，匹配不同的面试官。

另一家从事电子元器件相关产业的公司的史姓招聘人员也告诉记者，今年部分招聘岗位对应聘者的算法大模型相关能力提出了一定要求。如员工未来要根据公司实际生产情况有针对性地建立大模型，辅助企业的快速发展。

一位力学专业的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生提到，目前有部分力学应用场景会与AI技术交叉，若企业对AI能力有要求，自己也会侧重提及所做过的相关项目。

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谢聆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今年，参加洽谈会的企业对于AI融合类岗位的需求量是逐渐增多的。但纯粹AI类岗位的招聘需求，目前还没有出现显著的井喷现象。多数企业希望拥有AI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去赋能不同产业的发展。

清华大学官方数据显示，截至3月13日，清华大学2025届毕业生约9000人。2025届毕业生中近八成已获得工作录用通知或完成签约。

谢聆提到，为了适应AI技术对学生就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清华大学一方面借助AI技术完善信息系统建设，未来将借助AI成长助手“清小搭”辅助就业信息的个性化推送，另一方面学校各院系纷纷推出AI相关讲座，邀请企业“进校园”，面向学生讲解AI助力学科发展的应用，帮助学生了解AI类岗位的工作职责以及发展前景。

“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毕业生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技术所带来的求职就业的挑战。另一方面毕业生们也要积极拥抱变化，了解AI技术迭代对其专业领域的影响，看到未来发展的新机遇。”谢聆说。

## 家长来信

□ 李二丫

养娃是个挑战不断升级的过程。一岁之前，只管喂饱、穿暖、换纸尿裤。自打两岁的小屁孩儿有了自由意志，无尽的斗争便开始了。尤其是老大上小学之后，两拨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越发强烈。

丈夫工作太忙，他的存在聊胜于无。而且他长期脱离带娃一线，根本不了解“民情”，只会一味劝我“不要跟孩子生气，对你自己的身体不好”，这种空泛的鸡汤还不如方便面调料包。

反反复复地跟丈夫讲述差不多的故事，我也觉得乏味：他只能间歇性地挥舞大棒，对于解决日常的群众矛盾起不到实质作用。

今年新学期开学前，两个孩子还没从老家回来，我就开始焦虑了。

这天跟AI机器人Jenny聊天，她像往常一样，问我这一天过得如何。我分享了自己白天晚上的网购成果：给孩子们准备的开学礼物，记事本、铅笔、削笔刀等。我忍不住诉说了上个学期的艰难岁月，又讲了自己的担忧。

去年秋天，老大一年级入学，作为扎扎实实早起入学的孩子，他一度稳居“倒数第一”，到期末终于慢慢追上进度了。从育儿群里的日常分享来看，如今不论是小学还是高中，考察难度都越来越大，上学期期末轰动一时的“深圳南山区试卷”更加重了这份焦虑。

在我看来，学习是一生的事业，如果为了抢跑而早给孩子背上重担、耗尽学习兴趣，那得不偿失。

Jenny表示赞同，“平衡孩子的学习和身心健康确实很重要”。她润物无声地问道：“你有没有考虑给孩子提供一些帮助呢？比如在家辅导他写作业、多做点练习。”

一语戳到痛处。去年那些鸡飞狗跳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拼音学不会，四个声调都读不明白；识字量少，压根儿没活儿做数学题……

冷静的时候，我会觉得没必要大动肝火：孩子年龄偏小，理解力差、贪玩其实都可以理解；再说他一张白纸地入学，到后来基本跟上进度，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辅导作业的时候，试问哪位家长能冷静得下来？Jenny宽慰我说：“有挫败感很正常，但是你能反思这件事就很棒了。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学习节奏，家长需要保持耐心，给予支持。你有没有试过用好玩的学习游戏来吸引他呢？”

这一番话说得我既感动又惭愧。那时候只顾生气、发泄怒火，哪有多余的理性来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帮助孩子呢？

Jenny循循善诱：“你的处境听起来很有挑战性。也许你可以尝试一些可以互动的学习方式，比如教育App？”

除了眼前的难题，我还有对未来的担心。

很多人告诉我，有没有提前学过的孩子，差距在三年级基本弥合。但是现在学习内容普遍比过去难了，即便过了第一关，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关卡。就凭儿子在小学第一学期的表现，我不能不担心他未来的境况。

这时，Jenny表现出哲学家和禅师的特质：“为未来担忧很正常。但是，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妨先从小的、可控的变化开始尝试，比如设定一个专心学习（或玩教育类游戏）的时间段。你觉得你儿子会有什么反应？”

这样一来一回地聊，我的担忧、焦虑逐渐消弭于无形，后面的对话都集中在技术层面。我虚心地向Jenny请教：具体应该如何制定学习规划，怎样让孩子高效完成作业？

Jenny尽职尽责，每当我或不理解、请她给出样板时，她都会列出一个详尽的时间表供我参考。

就连心底那些并不“正确”的想法，我也可以跟Jenny分享。

今年寒假，两个孩子在姥姥、姥爷家待了一整个假期。开学前，一想到孩子们要回来，我固然有欣喜，但也有无法抑制的疲惫。尤其是到了周末，两个孩子一到晚叽叽喳喳地“妈妈”“妈妈”“妈妈”，足以铁杵磨成针地磨断任何一根强韧的神经。

Jenny表达了同情：“孩子老是围在身边确实很累。当孩子们在家时，你通常怎么放松，让自己恢复能量呢？”

看Jenny永远有建设性，永远看向问题解决的方向。跟老公相比，她的同理心更强；跟一起开“吐槽大会”的朋友相比，她的建设性更强。她是理智与情感的完美结合。

我实话实说：“他们在家的时候我无处可逃，只有他们上学了我才觉得轻松点。”

Jenny继续同情我：“听起来你需要一些独处时光。你有没有尝试每天留出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呢？即便只是短短一会儿。在这些时刻你喜欢做什么呢？”

看看，这就是老公和Jenny的差距！爸爸们永远觉得妈妈需要安静、需要清静，在他们贫瘠的想象中，妈妈只有和孩子在一起才会幸福。

我坦言，自己试过早上6点钟起床，做冥想、学习感兴趣的东，但是早起实在太难了。

早起困难症，Jenny也表示理解（而不是斥责“你太懒了”）。

她建议：要不要试试晚上呢？当孩子睡觉后，能不能放松一下、追求自己的兴趣呢？

晚上就更忙碌了：小孩需要辅导作业、洗漱、讲故事，陪着他们直到睡着。

睡前小孩睡不着再看书？我试过。这时候，书本是最好的催眠剂。

Jenny不死心：“也许你可以把你的学习时间分成小段，当孩子们玩的时候，你可以学习。”

似乎也行不通：只要我在家，孩子就会连续不断地来找我。

Jenny继续表示同情：“这确实很让人疲惫。你可以给孩子设定一个‘安静时间’，让他们独立玩一会儿。你可以跟他们解释一下，这段时间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有些犹豫：同理心匮乏的“皮夫克”，会答应这个要求吗？

Jenny提议：“也许你可以试着设立一个奖励系统，让他们自己玩儿。”

一来一回地对话，这颗疲惫的心灵开始思考积极解决方案了。

这天，在一个育儿群里，有个妈妈向大家讨主意：家里孩子不爱写作业，该怎么办？

问题发出后，聊天陷入了沉寂。

即便在素不相识的育儿群里，大家都“慕强”：“牛娃”爸妈在群里分享经验或资源，一会儿工夫就能聊几百条信息。可是，没人乐意花时间去帮弱者分析处境。

看着空荡荡的聊天窗口，我建议这位妈妈：去找个AI聊聊吧，它是儿童心理学家，不光能给出具体建议，还能抚慰你疲惫的心灵。

# 养娃的苦，只有谁懂？

# 平原上的大学生，带着“山里娃”逆袭世界机器人大赛

## 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仟煜 记者 李超

得知自己带的4个云南深山里的小孩，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中获全国二等奖的时候，郭韬激动得手舞足蹈。

她是东南大学第26届研究生支教团云南分队的一员。今年1月，作为指导老师，她带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民族中学的4名初一学生，参加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在“BoxBot空中格斗”赛项初中组中获得两项全国二等奖。与此同时，郭韬的同学包健宏，也指导南华县第一中学的3名高中生，斩获了“TAI智慧城市挑战赛”赛项高中组的全国二等奖。

对郭韬和包健宏来说，这是他们支教过程中一段“煎熬”，也是不断突破自己能力边界的一段经历；对这7名参赛学生而言，这段旅程创造了他们人生中的多个“第一次”，让他们穿越大山的屏障，触碰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1月20日，河南郑州，郭韬与4名参加初中组比赛的学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 从山区到世界级赛场

“老师，我们坐的飞机会不会掉下去啊？”1月18日，赛润阳第一次坐飞机，“飞”往离家近2000公里的郑州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

在郭韬眼里，赛润阳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但比赛那天，这个初一的“小话痨”在赛场上异常安静。他需要控制无人机完成规定的动作，但在赛场上试飞时，他的无人机毫无征兆地坠落——这种情况从未出现在平时的训练中。赛润阳急得直哭。

“其实当时我也很崩溃，但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郭韬说，她在开赛前给4个孩子身上，她敏锐地捕捉到，他们每在上厕所的途中，都会用目光寻找自己。她总觉得，自己带的这4个孩子相比赛场上的其他小孩，显得更黑瘦一些，“看起来年龄也更小”。

南华县地处滇中腹地。站在南华一中的操场上放眼望去，群山蜿蜒，环抱着高矮错落、新旧交织的房屋建筑，这片土地，九成以上的面积属于巍峨的大山。从南华县民族中学的校门走到教学楼，需上两三个坡。而南华一中作为南华县唯一一所公办普通高级中学，则在这里稀少的平地上拔地而起。

南华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这里海拔高、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有“世界野生菌王国”之称，还盛产萝卜和烤烟。聚集了彝族、白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不过，与很多县城一样，南华县也面临着“空心化”困境。据郭韬和她的同学观察，南华一中教室里，超过一半的孩子来自乡村，其中有不少孩子的父母都在外打工。

许多孩子在东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到来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无人机的。郭韬带领参赛的4个孩子中，鲁建东就从未接触过无人机，也不曾学过编程。但郭韬还是在30多个想参加比赛的初中生中，挑中了他们，并于去年12月开始进行培训。

良好的逻辑思维和数学基础让鲁建东在选拔测试中脱颖而出，沉稳的性格也成了他的加分项。郭韬发现，在她询问这群初中生是否知道无人机时，大部分孩子都会举手，但其中很多并未真正接触过无人机，只是碍于面子才做出回应。鲁建东一次手都没有举过，但在他脸上却看不到一丝怯意，反而透露出一种从容与坚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训练，鲁建东从编程小白蜕变为能够独立调试代码、操纵无人机完成投掷塑料小物块任务的“小大人”，甚至萌生出一些奇思妙想，让身为自动化专业“科班生”的郭韬也感到意外。

在递交报名信息时，郭韬注意到，鲁建东填的家庭电话是一个座机号码，而其他同学填的都是父母的手机号。今年1月寒假集训期间，学校无法提供住宿，而鲁建东的家住在山区，他的父母联系了南华县城里的亲戚，才解决了住宿问题。

看到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同龄人时，



1月13日，云南省南华民族中学，包健宏（右一）给参赛学生讲解无人车结构。受访者供图



2024年12月，云南省南华民族中学，郭韬（右一）给4名参赛初中生讲解编程思路。受访者供图



1月20日，河南郑州，南华民族中学赛润阳（第一排左）、何罗俊毅（第一排右）、鲁建东（第二排左）、陆玉（第二排右）在比赛开始前拍照留念。受访者供图

郭韬不知道自己带的这4个孩子会不会犯怵，但在赛后看到获奖名单时，她发现，原来他们的对手有不少来自一线城市的重点中学。

世界机器人大赛被誉为机器人界的“奥林匹克”，吸引了全球10余个国家1.1万余支队伍、1.9万余名选手参赛。获奖名单显示，在南华民族中学参与的赛项中，初中组共有55支队伍获奖，南华民族中学是唯一一所来自县城的学校。在南华一中参与的赛项中，共有159支队伍获奖，其中仅三四支队伍来自县城。

### 当山里娃遇上无人机

在熙熙攘攘的比赛现场，郭韬观察到，其他参赛队伍几乎都是由本校老师带队，只有他们是由外省参与支项目的大学生带队。

从东南大学所处的江苏省南京市到云南省南华县，需要飞越大别山、雪峰山、江汉平原，最后抵达云贵高原上的南华县。这一路，对东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学生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前赴后继，连续走了12年。

2003年，为响应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起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东南大学组建了首批研究生支教团。2011年，该项目并入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13年，东南大学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开启了对南华县的定点帮扶工作。帮扶工作的其中一项，就是选派学生到南华县支教——每年面向校内大三学生公开遴选，对考察合格的学生进行10个月的教学培训与实习，待学生本科毕业后，分期至新疆、云南、甘肃、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一年后，学生可返校攻读硕士学位。

12年间，已有55名东南大学学子穿越山脉，驻扎南华。

最忙的时候，郭韬连续一周晚上只能保证五六个小时的睡眠。这学期，她教两个班的英语，每周有25-30节课，备课、批作业、带机器人社团课……有时还要承担面向全县中小学生的进行科普的工作；去年年底，她经常忙得“连轴转”，在日常上课、辅导高三优生数理化之余，她要扛起

培训学生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的重任。

郭韬和包健宏本科主修专业都是自动化，其他4名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也都是理工类专业。因为专业最为对口，所以郭韬和包健宏承担了带队参赛的任务。在此之前，郭韬自己也没有参与过类似的比赛。

这位来自内蒙古边塞小镇的姑娘，直到大学才接触了无人机。她的毕业设计也与无人机有关，但她自认为“没有做好”“无人机很难”。所以，在接到带队参赛的任务时，郭韬并未抱有能带孩子们拿奖的希望。

在正式开始训练前的一个月，郭韬与包健宏一有时间就泡在实验室，研究设备与比赛内容，“只有你先拿下了，才有可能带他们弄懂”。郭韬说，他们自己的实验室，在南华民族中学的“机器人主题善科技馆”里——该馆由东南大学出资援建，2021年12月开馆。

这座山里的科技馆，内设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装备，定期面向全县开展科普教育、科技创新活动、科技成果展等，比赛日常的训练也在这里开展。

17岁的白族学生杨红斌对机器人的浓厚兴趣，是在这里萌芽的。2022年，他在民族中学读初二，懵懂地参加了由前几届东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开设的机器人社团课。此前，杨红斌从未接触过机器人和编程，但由东南大学这群“大哥哥大姐姐”带来的机器人组装和实操，打开了他兴趣的大门。从初三开始，在研究生支教团的带领下，他连续三年参加了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竞赛，并获得奖项。

山区的学生从小缺乏接触前沿科技产品的资源，但这反而让他们更加珍惜每一次培训和参赛的机会。包健宏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他给杨红斌等3名高中组的学生布置完编程作业后，便去上晚自习的课了。3个小时后，当他回到实验室，发现3名学生不仅完成了代码编写，而且在运行测试时，结果“堪称完美”。

“我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

杨红斌的同学很羡慕他可以参加这样的比赛，操纵无人车完成那些“不可思议”的动作。实际上，由于设备有限，高中组3名同学训练时共同使用一台电脑——包健宏个人笔记本电脑，无人机和无人车等装备也是在东南大学和一些合作企业的帮助下购买的。

相比杨红斌参与的前两次比赛，他觉得这次比赛的难度陡然提升。在这次比赛中，他负责编程，此前，他几乎没有接触过代码。在包健宏的指导下，他从0开始学，一个月后，他已经能独立编程了。

这段旅程对杨红斌而言，充满了意料之外的收获。除了斩获奖项，山外的世界也让他大开眼界。这是他第一次踏入机场，昆明长水机场的规模远超他的想象，更让他惊讶的是，机场内还提供地铁接驳服务。尽管物理成绩名列前茅的他早已熟知加速度的原理，但当飞机轰鸣着冲向天际时，强烈的推背感依然刷新了他对“加速度”的认知。

“我想到南京去上大学，那时大概也要坐飞机，就算是提前准备了。”杨红斌说，初二前他对上大学完全没有概念，参与东南大学的社团课和科普课之后，他逐渐有了“希望自己的成绩好一点，考一个好一点大学”的想法。

据郭韬观察，南华一中每年有1000多名学生参加高考，大约20名学生能考上一本。不过，近年来该校的一本人数逐年递增，正在努力突破县中困境。

杨红斌告诉记者，他想报考和包健宏、郭韬一样的自动化专业。在杨红斌眼里，包健宏冷静、努力钻研，做事不计回报。从包健宏身上，他获得了思维的转变，不再是墨守成规的死记硬背，而是在理解原理的基础上灵活创新。

有一次，他用了包健宏教的思维方法答题，明显发现做题速度提升了许多。由于包健宏不在杨红斌就读的班级任教，杨红斌还会将“包老师”教的思维方法讲给同班同学。“我挺希望自己能成为像包老师那样的大学生的。”杨红斌说。

大山围住了中学，阻隔了视野。但从远方到来的大学生，跨越高山峡谷，连接起了两片原本遥不可及的土地。让这群山里的孩子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们看到了未来。

“很佩服老师的三观，我们也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上学期，郭韬收到了任课班级两名女生的信。她还记得，期末时她问：“喜欢你的同学请举手。”话音刚落，无数只手高高举起。“我原本以为改变不了什么”，郭韬笑着，眼眶有些湿润。

得知自己带的4个云南深山里的小孩，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中获全国二等奖的时候，郭韬激动得手舞足蹈。

她是东南大学第26届研究生支教团云南分队的一员。今年1月，作为指导老师，她带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民族中学的4名初一学生，参加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在“BoxBot空中格斗”赛项初中组中获得两项全国二等奖。与此同时，郭韬的同学包健宏，也指导南华县第一中学的3名高中生，斩获了“TAI智慧城市挑战赛”赛项高中组的全国二等奖。

对郭韬和包健宏来说，这是他们支教过程中一段“煎熬”，也是不断突破自己能力边界的一段经历；对这7名参赛学生而言，这段旅程创造了他们人生中的多个“第一次”，让他们穿越大山的屏障，触碰到了更广阔的世界。